

# 孔德校刊



第十七期

二十一年十月十日

北平孔德學校出版

# 目 錄
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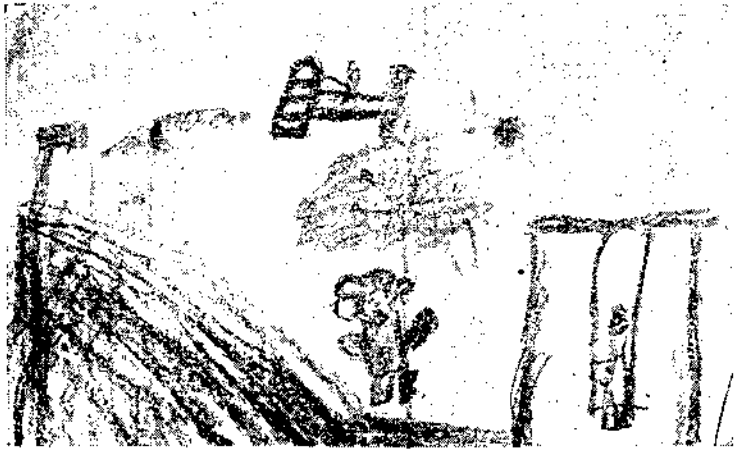
## 目 錄

小公鷄和小狗	二甲	鄭祖庚	1
我愛的小狗	二甲	鄧團子	1-2
小兔的厄運	三乙	吳瑞光	2
秋風	三乙	王必端	2-3
我的小貓	三甲	朱鼎蓀	3
苦人	三甲	章燕燕	4
一隻白的燈織	四乙	梁淑平	4-5
一個秋夜	四乙	吳煒彤	5
月夜	四甲	王燕雲	6
溪邊	四甲	張孝沅	6-7
母親的死	五乙	孫玲玉	7
夏天早晨	五乙	賈成彬	8
一個洋車夫	五甲	金福烈	8-9
寫信	五甲	汪玉秀	9-10
傍晚	六乙	韓秀貞	10-11
母親的歸來	六乙	李玉昭	12-13
賣杏仁茶的	六甲	梁麗瓊	13-14
賣果子的人	六甲	陳健民	14-15
玩	七年級	郭亨華	15-17
離別	七年級	文棟新	17-18
一堂課	八年級	張遠學	19-21

秋雨·····	八年級	羅翠玉·····	21-24
叔叔的死·····	九年級	吳濬可·····	24-25
歸來·····	九年級	玉瓊芳·····	26-29
中秋節·····	十年級	齊 勤·····	29-31
F 厨子·····	十年級	吳 泉·····	31-34

### 兒童自由畫八幅

1.·····	谷鍾祥	幼稚園
2.·····	李玉璽	幼稚園
3.·····	沈康南	幼稚園
4.·····	許 鷗	幼稚園
5.·····	張慕慈	一甲
6.·····	吳 徠	二甲
7.·····	徐小蘭	三甲
8.·····	文學仁	三甲



谷鍾祥

幼稚園



李玉鬘

幼稚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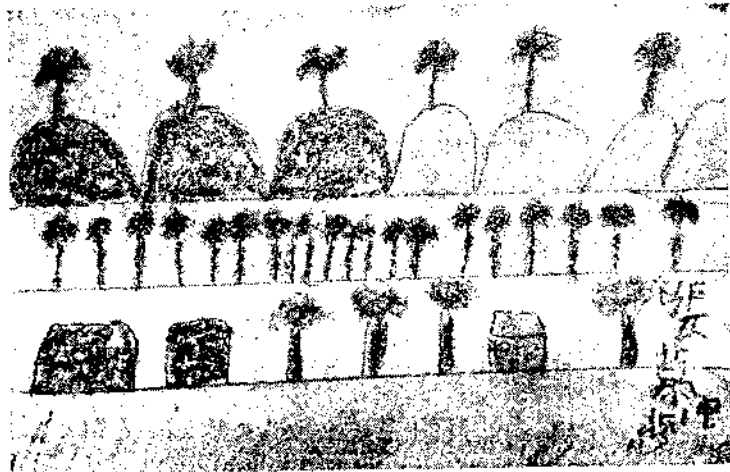
沈康南

幼稚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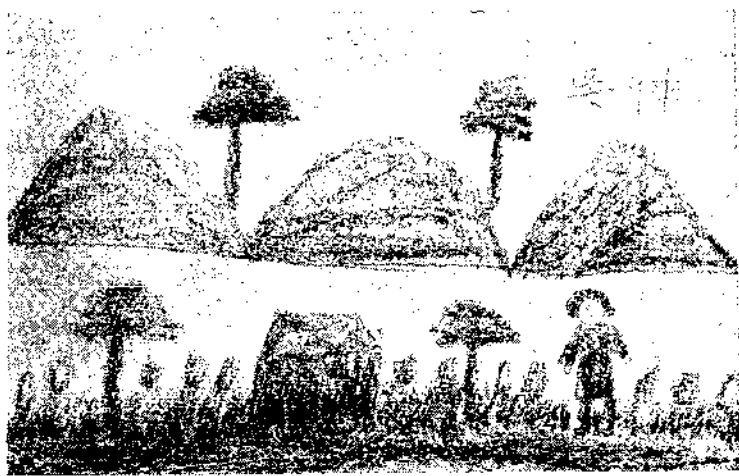
許鵬

幼稚園



張慕慈

一甲



吳祿

一甲



徐小蘭

三甲



文學仁

三甲

## 小公雞和小狗

鄭祖庚，二甲。

我家有一隻小公雞，牠天天早上喔喔的叫，我就起身梳洗，吃早點，理書包，上學校去。有一天我們又買了一隻狗，狗可以看門戶，牠每天守着門，不讓閒人進去。大公雞天天叫喔喔，狗天天看門戶，牠們都很盡職的管理牠們的事。我們都很愛牠們。

## 我愛的小狗

鄧國子，二甲。

我有一隻小狗，我很愛它，我下了學，就去看它。它看見了我，也很喜歡，常向我身上跳。有一天它在門口汪汪的直叫，我就在家裏叫它：『來，來，來！』它就來了，跳着向我



身上撲，它是多麼可愛呀！我要吻它了，我還要叫它小寶寶呢。

## 小兔的厄運

吳瑞光，二甲。

有一天一個小兔，不聽牠母親的話，偷偷的出走玩耍。不料有一隻惡狼，將可愛的小兔咬死了。牠的母親到了晚上尋牠們吃飯，一個一個的小兔都去吃飯了，只有牠不去吃飯，母親急得跳起來了。小兔們正在吃得很香，聽見這種不幸的消息，都吃了一驚，母親去尋牠也尋不到，可是那個惡狼不知牠母親的悲哀，依然笑哈哈的吃着呢。

## 秋 風

王必璠，三乙。

有一天夜裏，我睡醒了，聽見堂前的竹

簾，和窗上的紙簾，一陣一陣的響，我就問母親是怎麼一回事，母親說：「這是被風颳的。」後來越颳越大，我覺得很冷，我把被蓋緊，就睡着了。到了第二天早起，看見樹葉落了滿地，風還不斷的吹着，把我的衣服吹得亂舞，我想，「風呀，風呀，你和前幾個月竟這樣冷暖不同啊！」

## 我的小猫

朱鼎蓀，三甲。

前幾個月我養着一隻小貓，到現在已經會捉老鼠，也會上屋了。有一天早晨，我開堂屋門的時候，看見這隻小花貓水淋淋的睡在台階上，我走進前一看，已經沒有氣了；後來，我去問我的女用人，她說：『黑夜裏牠許是跳上水缸，一不小心就跌下去淹死了，剛才我給撈出來的。』我聽完了她的話，真是十分的可惜牠。

## 苦 人

章燕燕，三甲。

現在已到了秋天，在大街上的乞丐們冷得發抖，他們在大街上喊叫着，風是越吹越冷。

有一天，我在家裏吃午飯，聽見外邊有人打門，我出去開門，一看，是一個乞丐，我便跑進來說：『娘，外邊有個乞丐在打門，我們給他一點飯吃吧。』娘說：『好吧。』我就拿去給他吃；他說，『謝謝。』

## 一隻白的燈蛾

梁淑平，四乙。

晚間我正在作着功課，在燈下時常看見有一隻白白的燈蛾，在那裏繞着飛。我等牠落在燈上時，用手去捉，牠就立刻的飛了。這隻

燈蛾，比那些蝴蝶小得許多，但是一看就覺得牠很美！我很想捉住牠，然而我總捉不着。我心想：牠是看那裏有光明就向那裏飛的，我若把燈拉下來，牠一定會往燈這裏飛，那麼我就可以捉住牠了。這樣的做了，也沒有捉着。後來我想捉了或許會傷害了牠，還不如叫牠自己自自由由的飛吧！我就沒有捉牠，牠也沒有飛去。

## 一個秋夜

吳煒彤，四乙。

一個秋天的晚上，我在燈下看書，月亮照在我的書上，許多白的燈蛾，好像蝴蝶似的，在電燈旁邊圍着，飛着，非常美麗。我也不看書了，捻息了電燈，憑窗去看月：那時的月兒很亮，升在天空中；花葉上的露珠，映着月光，好像金的珠子一樣，瑩晶的閃耀着。一會兒月要落了，我才預備去睡覺。

## 月 夜

王燕雲，四甲。

晚上我在花園裏散步，仰望蔚藍無際的天空，一輪如水盤似的明月，高照在大千世界；微星閃閃礫礫的動着，真使我心胸如洗，快樂非常！我低頭看花兒，隨風飄搖，發出一股香氣，啊！我沉醉了！我想今夜定有許多小朋友們也和我同樣地沉醉在這光明的美景裏吧！

## 溪 邊

張孝沅，四甲。

我獨自坐在小溪邊的一塊石頭上，小溪邊的柳樹不住點着頭，小溪的水，非常地清。水很快地流着，發出淙淙的聲音。就在這樣美好的境地我開始看我底書。書上的故事很有意思，

我越看越覺得有趣。我看完這個，便看那個，這樣一篇一篇地看下去，我回家的時候，天已經很晚了。

## 母親的死

孫玲玉，五乙。

母親是個很和善的老人，而且很愛我們。現在她死了，我們脫離了母親的保護。母親死的時候，我的五個哥哥，兩個舅父和父親，叔父，嫂嫂，姐姐和我都在她的面前。人人都哭着，淚如泉水一樣的湧下來。母親心裏不定怎樣難過呢。她那可愛的淚也流完了，她的壽命已到盡頭了！她的靈魂不得不離開世界了！母親死了，我們都穿上白的衣服給她帶孝。

## 夏天早晨

賈成彬，五乙。

一個很熱的夏天的早晨，我在花園中散步，見翠藍的天空中，懸着光明的太陽，嵌着幾縷白雲。小鳥在樹枝上，吱吱的叫，好像歡迎這美麗的早晨。我又走到花的旁邊，見花和草上，都有像汗一般的露水，被太陽光射在露珠上，發出五光十色的顏色很是美麗。又見許多蝴蝶呀，蜜蜂呀，都在花間飛舞着，這是多麼好的夏天早晨呀！

## 一個洋車夫

金福烈，五甲。

我每天上學的時候，坐在洋車上覺得很難受，我想：人都是一樣，怎麼我坐在車上，使

車夫用力的拉着向前走呢？啊，原來是爲了金錢的關係。我想着，不知不覺地到了學校的大門。我走進去以後，還是想，到底想不出一個方法來救他。只好每天上學，自己走到學校去。似乎這樣才可以使得我心裏舒服一點。

有一天，那個熟識的車夫問道：『你從前每天坐我的車到學校去，爲甚麼這幾天不坐了？』

我回答他道：『因爲我每天看見你拉車的時候流着一身的汗，太辛苦了。我想人都是一樣的，爲甚麼你拉車，我坐車呢？』

他說：『好孩子，你的心太好了。你要知道，我們沒有車拉比拉車更苦啊！』

## 寫 信

汪玉秀，五甲。

太陽向西沈下去，於是夜就慢慢地把光明燦爛的世界遮蓋住了；人們都在酣睡中，只有



我獨自坐在窗前。月光正照在我的屋中，好像說，『你怎麼還不睡覺？』於是我躺下了，但是不知爲甚麼，總是睡不着。我忽然憶起我的父親——『啊，他是在南京……』我立刻起來給父親寫信，信上說：『親愛的父親，我好久沒有接到你的信了，你的身體可好？我真想念你呀。請你給我來信！……………』

## 傍 晚

韓秀貞，六乙。

### (一)

傍晚了，天空中五色的彩霞照在大地上。我從校門走出來，轉一個彎，走入一條小巷；裏面什麼人都沒有，只有一個瘋癲的女人坐在門口高聲的唱歌。我每天放學都遇見她的，所以也不覺得稀奇，就匆匆的走過。到了家，推開門，正看見奶媽抱着小弟弟玩，原來他哭了；一見我回來便張開那圓圓的小嘴笑起來。他從

我的手裏把書包拿去了。我要躺在牀上休息，忽然聽見老媽說文姑娘來了，我三步兩步跑到門口，把她接到房裏，我們一同溫習功課；把功課做完了，說了一點笑話，天已經黑下來，她怕路不好走，所以對我說了一聲「再見」就跑了。她走後，我回到屋裏看着小說，漸漸地走入睡鄉。

(二)

燦爛的晚霞浮在西方，我的窗前有一種柔和的光輝，這時我正伏在桌上寫字。我是剛從學校裏回來的，心裏還沒有沈靜，總也寫不好，本子上的紙一張一張的被撕掉了。在地上玩的小弟弟和姪女不停的亂跑亂跳，我很不高興他們，但又不能制止；我站起來，走到大門外去，看見遠遠的有人在唱着小曲，我連忙跑過去，鑽到人羣中一看，是一個穿着花衣服的女郎，手裏拿着兩片竹片做樂器，她在那兒用力地唱曲。她的樣子是很聰明的，因為沒有錢才到了這種地步。我聽着她的聲音，心上浮起一層薄暗的幕。

## 母親的歸來

李玉昭，六乙。

在寂靜的房間之中，我時常好像望見母親的笑容，以爲母親從西山回來了罷！但舉目一看，便深深的失望了。在早餐時，姐姐說母親今天回來，我很高興的笑起來；到黃昏的時候，我和姐姐們到大門口去等待母親的歸來。忽然聽得汽車聲，聽差說：『是的，是太太的車來了。』我便趕快去接。——那里是母親坐來的車呢！這又使我失望了。這時已由黃昏變爲黑暗，天空滿是閃耀着的星，我和姐姐跑到繁華的大街上去，四處燈光照射，燒餅舖豬肉舖以及飯店的喧囂的聲音，非常混雜；又有賣棗的喊着『新下樹的棗兒啊！先嚐後買啊！』來回地走着。母親究竟回來沒有，使我一些也聽不見，便生着氣回家去了。在吃飯時，車夫跑來對我們說：『太太回來了！』我們全家跑出去接。我們看

見了母親快活非凡，一同拉着她的手回家去了。

## 賣杏仁茶的

梁麗瓊，六甲。

『杏仁茶，誰要喝？快來，熱的！』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在那裏喊着，也沒有許多人來買。

他的面龐長長的，很黃很瘦，但是他的眼睛很有精神，他的樣子很和氣。我天天早晨上學時，看見他老是在胡同口擺着攤子；有幾個拉車的一面喝，一面吃燒餅。中午回家時，他還是在胡同口樹陰下擺着，可是沒有人來喝他的了。下午如果我放學早，就又看見有些人在那兒喝；放學晚就看見他挑了空担子回家。

一天當我走出胡同口的時候，有一個車夫向他說：『你一天能賺多少錢？』

他說：『如果都賣完，連本錢一共一塊錢。』

『你永遠做這個買賣麼？』

『我到了夏天就賣甜瓜，冬天賣這個。』

『你家裡都有什麼人？』

『我的女人死了，留下一個小孩。我本想冬天不出來，叫他出來養活我，我又怕錢不夠用，所以我還是出來了；況且我只有這一個兒子，又怕他害病，他今年十四歲了。我從前有一個大兒子，他要不死，也十九歲了，可惜我沒有福氣叫他養活着，他是因為賣東西時被風吹病而死的。我打算，再過一年，我們就搬到鄉下去住，租幾畝地，兩人種，也許能對付着過下去。……』

我聽到這兒，便離開了胡同口。我的心裏展開一幅新的圖形：我彷彿看見那老人挑着空担子回家，與他的兒子一起吃晚飯，而且斷續地商量着怎樣離開這裏到鄉下去過生活……

## 賣果子的人

陳健民，六甲。

秋風颯颯的吹着，太陽快落下山的時候，

市場上正在熱鬧。賣花生的小孩子，提了一籃花生在那裏「賣花生啊……」的叫喊着，大商店裏也有許多人在那裏買東西，街上的汽車嗚嗚……的開着，車子裏坐的都是有閒的人，他們怕都忘了這時是國難時期了。在這時候有一個衣服襤褸的賣果子的老頭兒，手裏正拿着果子在呆呆的出神。忽然「嗚……」的一輛汽車，飛也似的過來，這賣果子的老頭兒不留神被汽車撞了一下，立時跌倒，所幸未曾撞死，只是受了重傷。但汽車已「嗚……」的開去，路口的巡警還怪他不留神。這時太陽落山了，月亮從東方升起，鳥兒也都入了巢。這受傷的老頭子，好容易爬起來，一癱一顛的回家去了。

## 玩

郭亨華，七年級。

我和我的母親，父親，弟弟到北海去遊玩，那時候太陽高高的照着半黃半綠的小草，

樹道旁邊和石頭縫裏全充滿了秋日的陽光。涼颼颼的西北風吹透了人們的衣裳。有些人們帶着胆怯的神色，在黃草上行走。可是我呢，心內仍是一樣的高興。……

弟弟提議到體育場去玩，我贊成了他的意見，就向我母親要求去玩，母親允許了我們。我們沿着河邊走，只見那綠綠的荷葉，已變成黃焦色，有些人在河裏拿藕，堆成一堆一堆的。……我們和母親先到漪瀾堂，我只想到體育場去玩，也許弟弟正在想着，也未可知。我拿了幾塊糖就走，弟弟看見我走，也就跟我一塊走。到了兒童體育場，看看裏面玩具一樣我也不能玩，真是沒趣。可是我跑來是玩呢，還是不玩呢？玩呢，人家要笑我這樣大的孩子，還要玩這個做什麼。但若果真不玩，這算是白來一趟，未免有點太冤。這時，弟弟已經在壓板上坐着，一人也不能玩。後來我說管他呢，玩了再說；因此我就去幫助弟弟玩。真沒意思，稍稍的用一點勁，就碰着地，摔的真痛，也不知是我不會玩，還是玩的不合適，只好不玩，

弟弟說：『我們坐滑梯吧。』我也沒回答他，就先走上去。弟弟在後面追，真糟，上來了不敢下去。弟弟比我後上，早已站在地下，我呢，還在上面坐着，這時我真可以稱為胆怯的人了，我一狠心，就滑下去了，可是差一點摔倒，真是可笑。弟弟忽然對我說：『快走，去找母親去，你的衣服破啦。』我還不信，一摸，真的破了一個大洞，幸虧我穿了兩件衣服，只好脫了一件。真是高興而來，敗興而回。

## 離 別

文棟新，七年級，

在父親宣佈要走的那一天，都使我們感到意外的打擊，真是想不到這樣快便會走的呵！作弄人的上帝爲什麼降臨我們苦惱呢！收拾行李的時候，誰都沒有精神，只有父親一人包着紮着，雖然沒有我們的事，但是却總在旁邊，



總想多停在父親身邊一會吧！父親一會就要走的了。

一出大門，汽車已在門口，我恨牠，可惡的東西，載父親和我們離別走第一步路的東西就是牠阿！父親走了，被這可惡的東西載走了，多會才能再回來呢？

走到父親房中一看，寂靜得怕人，沈靜統轄了一切，我拿了一本書跑走了，呵！我真不願在這可怕的房中再停留了，走到花架下，想看一點書吧！然而却一點也看不下去，我想父親到了車站，和同着父親一樣出外遠行的旅客一塊坐着談着，父親不復再同自己家裏的人在一起了。火車開了，剩餘的只是些煙霧，姐姐們沒有精神蹣跚的走着，紅腫的眼，都現在我的眼裡，父親是走了。

天漸漸黑下去，小鳥們都已歇了歌唱歸窠了，但是天明天還會再亮，小鳥明天還會再唱，然而我們的父親多早才能再回來呢？

## 一堂課

張逢學，八年級。

「噹噹……」掛在高架上的銅鐘正在很盡職的工作着，迅速的搖動他的擺，發出洪亮的聲音。這是上課了，男生和女生們都三三兩兩的進了課室。有的話沒有說完，正繼續着說話，有的正拿了半節點心向嘴裏塞，所以滿課室裡發出嗡嗡的聲音和咀嚼聲。這正如同在戲院裏一樣。並且地下佈滿了花生皮，糖紙，黑板上畫了許多妖怪似的人頭。

先生進來了，他穿了一雙肥大的皮鞋正在格支格支的響。頭上的頭髮已脫落了許多，上面已經禿了。帶了一付大墨鏡，很顯明的露出了兩個顴骨，兩頰又陷了進去，看去頗像一個骷髏。左手提了一個大皮包，右手搖晃着，這正表明他是一個文人。

這時學生們不開了，課堂上立刻沒有聲

息，只有先生的脚步聲。先生走到講台前突然站住了，用手指着黑板向學生們說道：「是誰畫的？將他擦掉！」一個學生紅着臉過去將黑板擦淨了，又回到位子上坐下。「以後不要這個樣子！」先生向那個學生說，學生沒有回答，只是低了頭看國文，其實他正在發笑。先生打開了點名簿點了名，又向學生們說道：「現在剛開學不久，我們暫定每兩星期作一次文，星期六大家都帶毛筆來。」他說後，大家都沒有說話，他剛要打開國文講義的時候，一個穿藍布衣的學生直立起來說道：「先生，我們帶墨盒不帶呢？」「你是學生不是？只帶毛筆不帶墨盒你能作文嗎？」先生忿忿的向他說。隨後摸摸他脣上的小鬍子，表示他的忿怒。穿藍衣的學生碰了一個釘子，坐下不說話了。先生打開國文長聲的吆喝起來。學生們有的偷着看小說，有的正在畫小人。

半點鐘後，先生講完了一段，很溫和的說道：「這段已經講完了，諸位有什麼不懂的，趁這時候儘管發問，我是最喜歡發問的。」這

時一個學生站起來很恭敬的說道：「先生，浩然之氣我不懂，請你詳細的講給我聽。」「浩然之氣你不懂嗎？就是正大之氣。」先生說後又用手摸摸他的鬍子。「但是，先生，你不能有個比方使我更明白一些嗎？」學生又接着說。「不能了，正大之氣就是正大之氣。」先生不耐煩的說。「那麼，先生，是氧氣還是炭氣呢？」先生沒有回答他這句話，只是狠狠的瞪了他幾眼，學生自知不妙，很知機的坐下。

先生要接續着往下講，但是鐘聲又響了，先生挾了皮包格支格支走了出去，學生們方才吐出一口氣來，嗡嗡的聲音又大起來了。

## 秋 雨

羅翠玉，八年級。

我默默地想着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已故的五姊。有時在我的幻夢裡，或在我的寂寞裡，五姊總是柔弱地，很痛苦似地繃了雙眉，呆

呆板地立在我的前面，她的苦樣並不給我憎惡，反而會給我安慰和愉快。

今天是她離別人世的第四年了，而且誰都沒有想到四年前的五姊是這樣的結果，一個人獨自的睡在郊外的冷土裡，飽受四季風霜雨露的摧殘。唉！她不會怕嗎？她或者早就在那裡很悲悽的哭了吧？她的靈魂一定在那恐怖的曠野裡尋找她的親人吧？噢！死真可怕，五姊呵，你爲什麼跟着死神跑了，離開你的親愛的母親的懷抱呢？！

是的，五姊不能回來了，永遠不能回來了！

葉子開始在樹枝上顫抖，土地被秋風吹得乾裂了，無論在那一種景物裏都顯出「秋」的寂寞。鳥聲中，叫賣聲中都好像呈着異樣的苦調，只有爬山虎更美麗的在夕陽裡映照出異樣的彩色。

我記得那時我有十幾天沒有見到五姊，有時固然想到她，但是我一同四哥們一塊玩，便從不提到她了。

一天三姊同我爭畫片，一不留神她便摔在

石上哭了。這喧鬧的叫聲傳入了母親的耳中，於是母親的責罵的面孔不到半分鐘就現在我們的面前了。

——靜一點吧！伯母在哭呢，五姊快死了！這樣的時候，你們還要爭吵。

呵，天，五姊快死了！「死」?!唉！決不！我們都是愛她的，她不會離我們的啊！

重大的刺激把我們的興奮壓住了，誰都在呆呆的，好像在祈求着上帝給我們可憐的五姊留下。

哭聲一陣陣地傳入我們的耳中，漸漸地大了，在哭聲中我們還聽見有人在說話，但是那聲調是充滿了悲涼的。

——五姊是死了……五……姊

三姊把頭望着窗外說。

——我們是永遠的見不到她了！呵……

五姊，在悲痛聲中人們把她送走了，是的，她不再回來了，我們的五姊到死之國了！

.....

我不禁打了個寒戰，覺得很冷，忽然想起

了剛才忘記關北窗。於是我勉強從椅上走到窗前，用力把牠關了，但風很大，打得玻璃振振地響，接着秋雨沙沙地打着窗子，寒氣一陣陣地從窗縫裡吹進來，我暗暗地禱告上帝保佑我五姊的孤獨的靈魂。……………

## 叔叔的死

吳濬可，九年級。

在我小時，未曾見過叔叔——也許見過，但因為我太小了，所以不能認識他，當我在六歲的時候，我隨着姑母來到北京——所以叔叔的面孔，我還不認識。

他在香港做事，每月總給祖母來一次信，說他在那裡很平安，有時也提到我，問我的學業。雖然有時候我看到寄來的像，他是一個瘦高的人，頭髮梳得很亮。但我也不發生什麼思念的情緒。

在去年冬天，五姑寫信來告訴叔叔的病

況，當祖母接到之後，祖母的眼裏流下幾滴眼淚，父親也十分悲傷，但是到底是他的心硬，告訴祖母不要悲傷，叔叔待兩天總會好的。

過了幾天，有一天，我由學校裡回來，只見祖母的房子裏，堆滿了人，我心裏一怔，我便連忙跑進來，母親接着我說：『叔叔過了。』我趕緊拿過信來一看，這是二孀母寫來的信，信內說二叔叔由香港回來不幾天，便病了，醫生都說沒有辦法，因為澄海的醫生都不中用，便到了汕頭來請醫生，但是叔叔等不及了，便在那時逝世了。我看完以後，便安慰祖母說：『叔叔已是活不來了，您苦也無益了。』但是祖母仍很傷心，一連在牀上躺了兩天，東西也吃不下。

叔叔也沒有小孩，女兒，他孤獨的去世了。二孀母孤單一人度日子，她平時並無積蓄，所以現在很艱苦，她不時的寫信向父親要錢。

可憐的叔叔，到底對我沒有多少影響。因為我沒有受過他的溫存的愛護。



## 歸 來

王璇芳，九年級。

已然在我腦內消失了踪跡的大哥，驟然來到北平了。這正是一個下細雨的天，我從學校回來，身上完全被雨打擊濕了，頭上滴下天所賜的雨水，因為我忘記帶抵制雨的傘了。

當這個奇異的消息被母親告訴我後，我是何等的驚疑，於是大哥的影像在我腦內又開始活動了，那時他有一個短小精悍的身軀，圓睜的黑眼睛，皮膚黑中透紫，並且他的膽子是特別大的。

他在我的哥哥姐姐們中最淘氣了，記得有一次，他領我同弟妹們到鄰家去偷棗，而妹妹爲着一個小棗竟從一座短牆上掉下來，於是我們都嚇的不敢作聲，而他却從容的領我們到一個僻靜的小院裏躲着。

幸而妹妹沒有摔重，但他也被他的母親（

我的孀母)罵了一通，但不久，我們又被他領去偷棗了。

在他十四歲那年，他曾作過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來，那時叔叔孀母因有事南旋，因他要在北平念書，於是就托付我母親照顧他，我記得，他還給我母親叩一個頭呢！

自從叔叔孀孀走後，我那仁慈的母親，將他同我們一樣的看法，有時如他同我們打架時，母親出來，不問誰有理，總先把我們罵一通，然後領他到屋內吃好東西，於是我們同聲抱怨了。

由於母親的仁慈寵愛，父親的不多管事，他竟橫行了，漸漸的不服從我母親的命令逃學了，但終於怕我父親，雖然我父親不曾說過他。

當我母親發現他所有的貴重的衣服完全當賣後，母親也震怒了，將這件事告訴父親後，於是引起了父親的雷霆，把他叫進來，重重的罵了他一頓，結果聲明說：『如果再如此，定將你趕出去！』他始終不說一句話，低着頭，似

乎在懺悔。

第二天，忽然不見他的踪跡，夜裏也不見回來。

母親父親不用說是着急，就是我的心靈中也感到一種壓迫，母親到處的求神問卦，但都無效。

這個煩悶的生活，一直延長兩月後，才接到一封從房山縣寄來的信，原來大哥已投筆從戎了。

當父親說他已在天橋應了募，已經够使我驚異，後來又說他當正目管一棚人——十二人——竟使我深深的佩服起來，思忖道：『怪道從小就天不怕地不怕呢！』

信來之後，父親和母親的心便稍安了一些，便派了一個老聽差胡煥忱同一位表親夏踐州去找他，他先不肯出來，後來連長叫他出來買東西，才見了一面，胡、夏便叫他回去，若別人到此地步，該手足無措了吧，但他却不慌不忙的哭起來，對同營的兵士說，我父親如何的不讓他念書，不給他飽飯吃，衆人都相信他

對他表同情，胡、夏稍一分說，他扭身就進去了。胡、夏沒法，只得回去。

後來還是父親托了一位大人物寫信給他的旅長，才由他派鄒得勝將他送回來。

於是父親不遲疑的立刻托人給他送到南邊去。距離現在已六年了。

後來知道他在南京安徽公學念書很知用功。完全變了一個人似的。

當我見他時，他微笑的看着我，短小精悍的身軀，已變為偉大的身軀，其餘的面貌還有些相似，我看着他，不禁又想起他幼時的英雄事業來。

## 中秋節

齊 勤，十年級。

在八月十五的晚上，月亮發出銀輝色的光，照在一個僻靜的樹林裏，顯得分外的淒涼。在這樹林裏只有我一個人坐在一棵被月光照着

的樹的底下。樹被秋風颳的蕭蕭地響。風裏帶來一種桂花的香味。我聞了這香味後，不覺的便想起已經夭折的折弟來了。

在去年的八月十五的晚上，月亮比今天還好，那時月亮的光是顯得多麼快樂啊！我同了辛妹折弟正在這樹林裏玩，忽然，折弟說：『這麼好的月亮，咱們玩什麼呀？』我說：『咱們玩指星星吧？』折弟說：『不好。』辛妹說：『咱們玩捉迷藏吧？』折弟也說：『不好。』我說：『那咱們玩什麼呀？』折弟說：『別忙呀！咱們想想呀！』於是，我們就想了，當我們正在想時，折弟忽然喊着說：『今天不是八月十五嗎？正是桂花好的時候，在這美好的月光下，種花，一定很好玩呢！我就去叫石厚去買點吧！』說着，折弟就跑了，一會功夫，就看見折弟抱了三棵桂花，還拿着三把小鏟子走來。於是，我們就找了一塊樹比較少一點的地方，開始種起來，我的種在中間，辛妹和折弟的種在兩旁，種完了，折弟說：『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了，母親一定等急了！咱們走吧！明年今

天再來這桂花下吧！那時，一定長得很高了  
呢！』我們又看了一會就走了。

現在，又到八月十五了，應當去看那桂花  
去了，但是，折弟那裡去了呢？於是，我一人  
走到那種花的地方去了。呵！那桂花的確長的  
很高了，但是，種花的人怎麼少了呢？呵！折  
弟你怎麼還不來看花呢？現在，你就不怕母親  
等急了嗎？

樹被風吹着，那影子彷彿是折弟還在那裏  
種花呢！

一九三二，十，十七。

## F 厨子

吳 皋，十年級。

F 厨子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，他沒有家，  
也沒有別的親人，只有在遠地的一個姐姐和一  
個外甥。他總是做着厨子，度着孤苦的生涯。

他是一個很直爽的人，每當他說話的時候，

總是大聲的喊着，以後便是大聲的笑。

他永遠是無憂無慮的生活着，除了那次爲了一隻小狗的死曾掉過幾滴淚，從來也沒有繃過眉。

記得以前我們住在舊房子裡時，房後面的一塊大的荒地上，總有着地所種的菜。吃過午飯後，便是他工作的時候到了。在牆角的一棵大槐樹的樹蔭下，就是他休息的地方，他坐在地上，擦着汗，靜靜地看着地面上的小溝裏，刷刷的流着的清水，一直通到一塊塊的菜田裡去。總要消遣到黃昏，才慢慢的站起來……

一到了深秋，他種的菜都收穫了之後，廚房的事一做完，他便閒着，坐在廊沿上吸煙。

恰巧有一年，在這時，別人送來了一隻黃毛的小狗，是一個很頑皮的小狗，所以在頭幾天總是關在旁邊的小院裏。他一有空，便跑進去偷偷的撫摸着小狗的柔軟的毛，但是每當人們路過時，他又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了，便抓起來了擱在台階上的小帽子，在油得發亮的圍裙上擦了手，便哈哈的大笑着跑出去。

從那時起他的全部精神又都寄託在這小狗的身上了，白天撫摸着牠，夜裏便伴牠在自己的床上睡。

在那時，人們都笑着說：『廚子有了孩子了。』他聽見也只是笑笑。但是過了不久，小狗便死去，這件事使他不高興了好久，還掉過幾點眼淚。

他總是很康健的，小狗的死，到現在，他大概已經不記得了。

一天，他的外甥來看望他了，這個忽來的事真使他不知怎樣好了，他一面給他預備食物，一面還很感慨的說：『看你已經長得這樣大了，已經比我還高，我却頭髮也白了，想起從前看見你時，是這樣小的孩子，還蹲在地上搓泥！像你這樣的年青，實在應當多做點事呢！』好像是在對着他的外甥訓話了，他實在是感到自己的年華逝去了呵！

他的外甥走後，他只呆呆的坐在廊沿上，彈着衣服上的灰，看着天上一群羣的歸燕，深深的出神！



一九三二，十，十四日